

大地散步

Dadisanbu

宗仁发 主编
长春出版社

作家地理

126

423

作家地理

大地散步

宗仁发
主编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散步/宗仁发主编.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0.1

(作家地理/宗仁发主编)

ISBN 7-80604-865-0

I. 大... II. 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055 号

责任编辑: 张岚 封面设计: 王帆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4 插页 364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6 000 册 定价: 19.50 元

作家与地理

宗仁发

大地散步

把作家和地理这两个词扯在一块，还不是一个容易讲清楚的组合。作家和地理的关系又可以说是千丝万缕，有多少大师的名字是和写某一地域的特定文化相连在一起的：福克纳的南方小镇“约克那柏陶伐”郡，杰克·伦敦的“北方故事”；沈从文的“湘西”，肖红的“呼兰河”。在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的“寻根文学”的提出，其实也是一个带有地理性的概念，韩少功的发问是“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还包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洪峰的“勃尔支金牧歌”等等，今天看来，那几年文学的辉煌真是沾了不少地理方面的光。1997年余华在长春与东北师大研究生座谈时，曾谈到过他从浙江海盐到北京的迁徙，这对他不仅是一次从南方到北方、从

小城到首都的变换，最重要的是他的写作解决了用方言转换成普通话的繁复过程，能够更加直接自如地运用北方语言创作了。事实上优秀的作家不论是沿着地理的脉络行进，还是超越地理的框架拘宥，都有可能写出好作品，这是一种殊途同归，不宜用一个途径否定另一个途径。但当研究分析一部作品生长的背景时，地理的确是可以帮上大忙的。像王德威在研究苏童等青年作家时，拿的就是这把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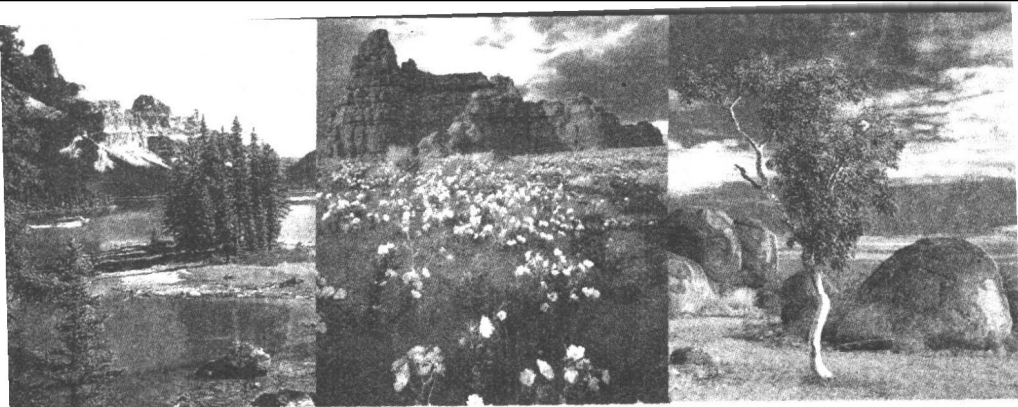
作家与地理这几年的联系升温，与《廊桥遗梦》的热销也有关，尽管文学界对这个小说评价并不高，但其中涉及到美国的一本刊物《国家地理》，让人们产生不少涉足地理的念头。云南的《山茶》在于坚的参与下变成了一家人文地理刊物，三联书店在张承志的参与下也搞了一本三联人文地理。一套老字号丛书，包括《老南京》、《老西安》、《老上海》、《老武汉》等，操刀者为叶兆言、贾平凹、吴亮、池莉等实力派作家。《作家》将“作家地理”作为一个新栏目也开始了苦心经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他正在进行着的“千禧之旅”留下的文章也多与地理有紧密关系。

作家介入地理的现象显露出文学寻求自身超越的摸索和努力，散文和随笔占有着自由的文体便利，因之写地理话题的散文随笔数量最多，这本《大地散步》中所收选的是这类文字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作家地理”方面的作品具体所指也就是有关地理的散文、随笔。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说明，一个是作家对地理的观照并不是地理学科性的观照，也不完全是历史文化地理的观照，主要是侧重人与之对应的地理关系的分析，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作家尽可能在勾勒人的心态地理变化图。另一个问题是号称为“作家地理”的文字与那些所谓的“游记散文”区别何在？读者们在读过《大地散步》一书中的一部分文字后，大概就不难获得结论。对比“作家地理”的文字，“游记散文”的浮光

掠影、资料堆砌、泛滥抒情等弊病便一目了然了。那种固守八股化的游记散文写作最后的收留处恐怕是一些反应迟钝的报纸副刊了。

“作家地理”文章的逐渐确认与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是文学国际化背景中一种自然的选择。表面上看这种选择似与过去老说的“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没什么两样，其实注入的成分大有不同。过去的说法中隐含着封闭和困守，隐含着恐惧和狭隘。如今则不然，我们在这种作家地理文学中看到的是从容和大度、沟通和联系、区别和审视。

在“作家地理”并未完全浮出海面的时候，以此为命题编选一本书还是有些冒险性的，它能否过关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和判断了。



目 录

宗仁发	作家与地理	0 0 1
辑一 百姓黄河		
何向阳	百姓黄河	0 0 3
张锐锋	沙上的神谕	0 3 1
于坚	大地记	0 5 5
于坚	云南冬天的树林	0 7 3
燎原	源地	0 8 0
雷达	依奇克里克	1 0 2
辑二 遥远		
张抗抗	遥远	1 1 3
孙少山	遥远的江	1 4 2
李锐	出入山河	1 5 2
何士光	黔灵轶事	1 5 8
	黑色的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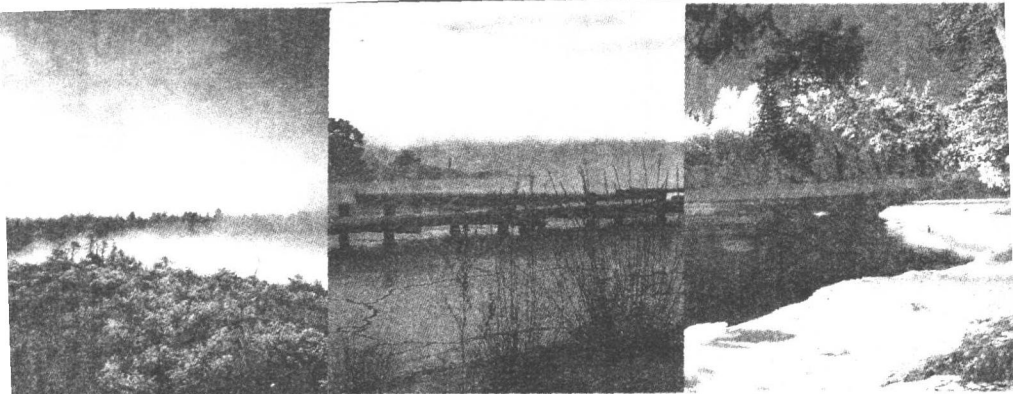


李旭	在红河南岸	168	余杰	眺望俄罗斯	389
筱敏	西陲五题	178	彭程	乡野的俄罗斯	382
唯色	西藏在上	188	蔡翔	北方传奇	370
庞培	西藏的睡眠	207	李庆西	埭边食事	362
			敬文东	在火锅与茶馆的指引下	349
			叶兆言	南京的喝	337
			贾平凹	老西安	283
			吴亮	地图与肖像	261
			韩少功	熟悉的陌生人	243

辑

三

熟悉的陌生人



辑

四

器皿的语言

林宋瑜	器皿的语言	4
筱敏	标本	4
圣松	动物的眼睛	4
毕飞宇	人类的动物园	4
周晓枫	虫子们	4
苇岸	一九九八·节气	4
		0
		5

辑一

百姓黄河

百姓黄河

何向阳

大地散步

很奇怪，现代耳熟能详的壶口在古诗中难觅踪影。全唐诗中几乎找不见关于它的一缕文辞，这在一个好山水的文化盛世显得不可思议，向以豪放任侠称、一生决不放过大气象的李白写黄河诗中，壶口已然也是一个空白，这个原因大概真要从地质学的原因上去找。与之相反，距之不远——下游 65 公里的河津龙门在唐诗里相当出名，但凡言及黄河而必称。更有意思的是，与之并称的同时还有位于更下游——距之二百多公里的砥柱山，砥柱之名连带着驰名中外地理学的三门峡，此两处，于北纬 35 度与东经 111 度搭构“十字架”隔开，形成北与南、西与东的相望之势，这一形胜至今仍然保持着。如果有一条线连接上这两个遥相对应的点，如果这条想象中的线再加上黄河在这一纬度由南向转为东进的两条可见的

边的话，位于这个三角的另一角则是著名的华山，“西岳崢嶸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这是李白与好友元丹丘游华山时在北峰即云台峰所见的黄河。作为河津龙门与三门砥柱的中界线式的华山，在地理位置的作用不仅于此，它在见证——更准确地说是其山势整得一条刚劲雄浑的大河不得不改向东流完成了它的几近90度大转弯同时，也将山西、河南与陕西奇绝地联系在了一起，使这一著名的秦晋通中州之地真正完成了对“河山”这两个字的完整注释。

“河山”这一浸润着文化的地理概念在这里仍然到处可见它素朴的含义。

壶口不说，孟门暂舍，将黄河从内蒙河口镇至河南桃花峪作为中游的话，龙门即现所称的禹门口则又是一个中界，河水由此分为上下两段，犹如一首诗的两阙，上阙暂不作谈，下阙即山西禹门口河南桃花峪一段491公里行程流过视野，龙门至潼关，黄河南下130公里，潼关即其北岸风陵渡至桃花峪360公里的东进，其中三门峡、孟津好像是谁不甚经意地各以百公里左右距离置放在潼关至桃花峪的路程中间，如果再有一架飞机能上升到俯瞰这一段黄河高度的话，临风可见终生难忘的肯定是几大支流的入黄景观，汾河于河津、渭河于潼关、伊洛河于巩义、沁河于武陟，不知道能在多高的高处领略这样的壮景。伊洛河入黄的景象却是在岸上看的，在拜谒了杜甫出生的窑洞之后，下了沿河道走了相当一阵子的吉普，举目望去，水天一色的前方两道一纤细一宽厚的河道，传说中的邙山近在眼前，山下接纳了洛河在伊河水决绝前流、向着远处黄河奔涌而去的背影真是让人过目不忘，水就是在那一刻给我以有情的强烈印象，虽在此前我多处在诗文中读到过别人如是的倾吐。然而一条水流追逐另一条大河的感动在那个岸上我方才读懂。如果飞机飞得更高一些，可以看见龙门山、华山的对衬，当然一个是峡谷的出口，一个是另一峡谷的入口，一

北一南，仿佛对偶，另一对偶则是两脉东西向山峦，北中条、南崤山，黄河水从两山形成的咽喉间流过。再提一下升降杆，会有一脉更葱笼绵长的山峦跨入眼目——秦岭、华山、崤山都收入其内，它就是长江与黄河流域即南北中国的重要地理分界线。没有飞机可以乘，虽然真的梦见过。手执的这一份地图，可以俯瞰到同样的水脉山峦，只要心里有。黄河中游的下段包涵着南流折向东进的著名大转弯，由此作为放射，北至龙门东至桃花峪这一河流带恰是本文的地理之核。

这首以河命名的诗之中段下阙决不仅于地理上的一致，于文化上它也为同一概念，术语为同属一种文化类型——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带。北纬 35 度——神秘的地中海文明也同一纬度——似乎总是暗藏机密的地方。只是那机密由于过于遥远的历史而显得玄机一般，不易破获。译它的密码似乎因了史的无法测定的波长而迟迟不能为常人所解译。能够依据的大概只有偶尔可见的不甘于深土湮没的一些零星物证了，正如在灵宝函谷关古址，从附近土墙下捡到一些残瓦，同行者会提醒说是汉代的一样，在渑池仰韶村一间正砌着的展室里沿那被保护的土墙瞻仰，无人能确定说清五千年前谁人居住，那个母系部落神话一般夹在专家的发掘档案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座落在韶山脚下的一个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素朴村庄。

已经很难说清山峡间黄河唯一南流一段的历史具体地貌了，沧海桑田，几乎是山河不变的规律，今日历历在目的风景不知已换了几遍，经此作为舞台场景的大幕也开开合合不知多少回了，“换了人间”，场次、人物、背景，将那关于地壳运动的东西断层的猜想或测定推得远了，近在眼前的龙门真就像书口所言，是黄河出晋陕峡谷的最后咽喉，流经龙门山与梁山相距仅一百多米的左右蟹螯，在晋陕峡谷两山夹挟间压抑了七百多公里的大河奔腾而出，一派开朗之势。“溯源侵蚀”现象在此不甚明显，地图上

却可看出突决出晋陕峡谷的一线黄河（河在这里作了晋、秦两省的自然分界线）突地豁然平阔的河面，加之南行不远河津汾河入黄的进一步渲染——据说汾河入黄的具体位置历史上亦多有改道，南北摇摆，河津至潼关的这段黄河在地图上呈现着水阔浩荡的蔚蓝色。龙门的三叠之景被叠在了纸型里，因了水势的变化，如今难见。据说7月汛期，河水暴涨时还可复现那种水由北至西受西岩之阻折而向东、又遇东壁之隔而叠浪数丈如此往复的急流



壮景，那时古诗里的“龙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的词句真的是身临其境的。

据说汛期时乘车于数里外的公路上，都能听到黄河撞山断门的隆隆巨响，而车到跨越山陕两省的龙门公路大桥时，会有山崩地裂的感受，“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触”字在这里形象而有声，李白言及“公无渡河苦渡之”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然而我

真是欣赏诗中不惜以身家性命去尝试可能性的那位披发之叟的“狂痴”，在多年印象里，他“径流”的姿态和以箜篌咏吟的诗人是身影相叠的，所以相对于历代的由“茫然风沙”的忧患于水害的解读，我倒愿相信它的另一层意思，在“旁人不惜妻止之”的境况与“欲奚为”的追问声里，那位白发老人面对湍流与悬持于“长鲸白齿”的命运仍然毫无惧色，仍要“苦渡之”。真的是一幅大美的图画。也只有李白能描出一二，而后人竟已失掉了领略它神韵的心气。如箭急的龙门之水确有“天上来”之感，还有它奔流到海不复还的雄心——虽然那句诗不一定是真面对着这样一派气象写下的，而枯水季或断流的旱季是只能抚着史书想象那水波在三层不均高度的石上激起的巨浪了，《禹贡》、《汉书·沟洫志》和《水经》中言大禹“导河积石，

疏决梁山”的“凿龙门”之处、颇具气魄的禹王庙建筑群在侵华日军的战火下变作了废墟，酈道元《水经注》载“龙门为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的地方与“降龙锁蛟”的那块巨石一样，难以证实和确认，传说中的“鲤鱼之跃”与“点额之笔”比照北魏人的文字来更显得无从考证，可见的石坝、电塔矗立着，还有《黄河梯极开发示意图》上计划中的水电站，单从欣赏的价值看无法与古诗中的意境相比，然而在这个传说中大禹留下足迹的地方，建设者并未放弃掉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的梦想，审美由此转而功利，只是这个功利并无道德的贬义，实用的观念当然也毁掉了些诗意的东西，两全不得情况下如何取舍，其间的得失恐怕仍要由是否真正对百姓有利而作衡器，将意念中某些文人的诗句与造福一方百姓以利生存放在一个天平的做法本身就是几近残忍自私的。所以我肯定那位在公无渡河呼声中仍要一渡的老叟，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痴狂也许正是几千年来大禹精神的化身。听人讲，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也并非无稽，3月间，桃花汛时，真有人见过这一带水面上波涛翻涌间鳞光闪耀的大批不知从何集聚而来的鲤鱼，专为此而来并有幸见此壮景的观者不知在岸上作何种想，“春鳞汲浪”至今仍列龙门八景之首。

真的是很难见到史书上的一个真实的地理了。浸润于史册的日子久了，会有眼见的一切反而不真的感受。一切都被冠之以“曾”字，龙门峡谷的河中曾有分河水为三的两座石岛，西门、东门、中门，古称“上三门”，与三门峡形成格式上的对偶，江山真是无独有偶，作为主流的中门下游，亦有一块巨石，立于河心，称“水面石舟”，据说上刻“龙门”二字，只是河床淤积常没入水。这块巨石的位置也与三门峡的“中流砥柱”相仿，传说中砥柱石上也有“照我来”的石刻。龙门、砥柱、古诗文中这两个不同地理之胜迹常常并提，不知是因与大禹“启龙门、凿砥柱”的功德联系，还是它们本身地貌的相似已极，当然，艸公在

此航进，面对着的也是与三门峡同一问题，狭窄险陡、水急浪猛，的壁崖上一定也有与三门峡下游不远见到的栈道，在用以固定舟船的石壁上镂刻出的“牛鼻子”和纤绳拉出的深痕面前，晃动着，的其实是三两个叠印了不同朝代的一群人的背脊，阳光烈烈地打在上面，给看它的人带来一阵晕眩。疑心那脊背是一座山的影子，疑心重叠几世的背脊已经变作了河西不远的吕梁山。正是那一个背负青天的姿势。吕梁山，古称真是就叫“骨脊山”的，因其峰峰相连如脊椎，山西境内，这段北起管涔南至龙门的脊梁骨，绵延800里长，与它左侧的黄河保持着一样的北南方向。

龙门一桥飞架，串连起的不仅是龙门山和梁山，两端携秦晋，河津、韩城隔河东西相望。出龙门后的河水已是一派苍茫。东岸河津汾河入黄造就了大片的滩地，西岸韩城以出产大量的煤闻于当世，想来也是地壳运动而造成的断层，将整个一座热带雨林都裹了进去，远古的这块地上原走着的成群的大象，一眨眼便换了角色布景，隆起的黄土高原，将成万吨泥沙累年月似的注入河流，真正将视野染成一片浑厚。在这样的景致前站定，会看到心底卷起的冲天波涛。物、事沧桑，西岸的韩城一派沉静，好像并不急于发言，《韩城县志》中写与它遥遥相望的龙门，“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这就是司马迁的故里，那洋洋五十余万言的《太史公书》最后的《自序》中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指的就是这里，那时称夏阳。韩城城南的芝川镇仍存司马迁祠与墓，在人们称为司马岭的土山之上，辉映了“高山仰止”四个大字的，是松柏的苍葱。没有机会登临拜谒，听人说从那个岭上可以俯瞰到出龙门后豁然开阔一派苍茫的黄河，可以想见这样的景象对一个人幼年所产生的影响，和它作为贮存又如何成年后发挥着能量。从这个意义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不可忽略，这种“养”不止于生存之维护，不止于地里长什么庄稼、人长什么皮肤，大多数时候它是看不见的，